

流光碎影

市井写真

“气死”的馒头

□张素霞

小时候,我饿得快,每次“撒欢儿”后回家,看到母亲在蒸馒头,不管熟不熟都去掀锅盖,这时母亲会阻止我说:“不敢掀,馒头还不熟呢,掀开就‘气死’啦!”一听馒头会“气死”,我就不敢贸然行动了,所以从来没见过“气死”的馒头是啥样子的。

上周五,我想吃自己蒸的馒头,用酵母和甜酒发了面,下午下班后就开始蒸馒头了——揉碱,加干面,揉面,馒头很快上了笼。

热气不断从蒸锅中冒出,我以为万事俱备,只等馒头出锅,没想到十几分钟后,蒸锅不再冒热气,还听到咯嘣咯嘣的声音,像是水干了,我无法判定锅内水的多少,就决定往锅内加水。我掀开锅盖,上边笼屉的馒头已经发起来了,白白胖胖的,我顺着锅边加了好几碗水,在忐忑中又等了十几分钟。馒头终于出锅了,上面的一笼很正常,下面的一笼,有两个馒头有些异样,皱皱的、青青的,蜷缩在锅边。

这馒头难道就是“气死”的?我仔细观察,它们就在刚才加水的地方……抱歉啊,我能想象那一锅馒头在热气腾腾中争先恐后地长大,忽然一瓢冷水毫无防备地泼过来,那两个馒头经不住这样的突然袭击,只好蜷缩起来保护自己。

“气死”的馒头,呵呵……

你说我说

谈天说地
咱的群

□郑笑鹏

好开心!闲暇时翻看《洛阳晚报》,偶尔看到《天气》版的QQ群,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,没想到一下子改变了我的业余生活。

群友们都热情而健谈,我刚刚加入,他们就纷纷发消息和图片欢迎,你一言我一语,好不热闹。尤其是在聊天气和环境的话题时,大家更是争先恐后、乐此不疲。虽然我与群友们未曾见面,但兴趣相投,感觉已经很熟了。

当看到群友的微言天气上报时,我心里一热,也写了一则:“久旱逢甘霖,人人都欢乐。大地得滋润,空气变清新。”居然被刊登了,这使我欣喜不已。后来,我隔三岔五写一写,生活变得很有情趣。

女儿打趣我:“看你多美呀!在群里可以与那么多关注天气和环境的好友谈天说地,又能及时了解天气变化,真是一举两得啊!”

的确,人的生活本应丰富多彩,工作之余,我在这个群里聊天交友,增长见识,真是高兴啊。

小米粥里的幸福时光

□张晓辉

我十分怀念那段在火炉上熬小米粥的时光。

十几年前,我家住在一个有着三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里。院里有敦厚温和的孙哥,是熬粥的行家里手。他熬粥能将火候调控得恰到好处,锅盖用不着留一条缝,粥平平稳稳地煲着,不会溢出半分。他熬粥从不续水,因为他认为续水会影响粥的品质。他告诉我:熬粥虽是不起眼的活儿,但必须持一颗平常心,急不得,就得慢慢熬,熬过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,自然会迎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那时,大部分家庭使用的是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,煤的分量足质量也好,一块儿能烧大半天,可以熬粥、炒菜、烧开一壶水。

我爱喝粥,尤其爱喝小米粥,所以常常自己动手熬。在锅内放入半

碗黄澄澄的小米,再加一把绿豆、一把花生米、几颗大枣,添上大半锅水,把自己灿烂的梦想也一起放入,看蓝莹莹的火苗舔着锅底,我就在旁边耐心地享受这段温馨而幸福的时光。

熬粥的时候一定要“阿婆还是初笄女,头未梳成不许看”的耐心,我一边熬粥,一边置一把木椅坐定,展一卷古韵氤氲的唐诗,放一曲美妙悠扬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伴着小米粥在锅里兴奋地咕嘟咕嘟,把自己放至诗情曲境中,与古代文人雅士倾心而谈,真是神怡气清。

一锅金灿灿的粥总算熬好了。给家里每个人盛上一碗,摆至赏心悦目处,晾到不热不凉时,再配上一碟咸菜丝、一碟糖蒜、一碟熟青豆、一碟豆腐乳,就万事俱备,只待就餐了。

那段沉浸在小米粥里的时光,真的让我感到好美好亲切、好幸福!



绘图 仁伟

凡人小记

钥匙

□宋晓冬

母亲生病住院了,父亲在医院陪护。我回家取东西时,突然发现,身上依然没有家里的钥匙。想到前年母亲住院时,我就说要配一把家里的钥匙,两年过去了,配钥匙的想法随着母亲的病愈也暂告一段落。

打小我就特别羡慕小伙伴身上挂着一串钥匙,哗哗作响。我家是个农家小院,只有大门上有锁,每天父亲外出工作,母亲在家里忙活,我放学回去,母亲总是做好了饭等我,家里仅有的那把锁也长年不用。

我中学毕业后到外地上学,才真正拥有了一串钥匙。宿舍门的、书桌的、柜子的、皮箱的,四五把钥匙,配上指甲剪、小挂件什么的,拿在手里,特别有感觉。那时,青春年少的我因为有了这串钥匙,不仅圆了儿时的梦,而且觉得特别独立,因为每一把钥匙打开的,都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

再后来,我毕业了,又回到父母

身边,一家人住在一起,一直到结婚生子,我也没有配家里的钥匙。父亲退休后,家里天天都有人,那扇门似乎从来没上过锁。我也逐渐适应并享受着不带钥匙的惬意。

这几年,父母身体大不如前。前年冬天,母亲半夜突发高血压住进医院,我回家时,天下着小雪,站在门口却开不了门,着急无奈的时候,我感慨该配一把钥匙了。那段时间,我忙着照看卧病在床的母亲,一直没抽出时间去配钥匙,只能拿母亲的钥匙用。随着母亲病愈回家,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。

很快,妻子下班回来了,掏出钥匙打开了门。或许是昨晚走得匆忙,母亲的钥匙就放在鞋柜上,那串钥匙,已经磨得铮亮,似乎还带有母亲的体温。我把钥匙拿在手里,摩挲了一会儿,轻声对妻子说:“明天,去配一把钥匙吧!”

五味人生

拣石头

□高顺喜

一个午后,我与几个朋友相约去杨湾村拣石头。今年3月的一天,我去杨湾村家访,发现那里有黄蜡石。

面包车沿着曲折折的村村通公路开到了杨湾村前的一道高岭下。我们下了车,急不可待地走近绿意盎然的麦田,寻觅金黄、透亮的石头。

已是小雪节气,天气却非常暖和,没有一丝风,村庄、河流以及落光了叶子的树都沉静地待在那里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温暖。我们拣了不到一个小时,就浑身汗津津的。令人高兴的是,李晓霞拣到了一块半透亮的方形黄蜡石,我拣到了一块橘黄色的圆锥形黄蜡石,全兄在坚硬的路面上挖出了一块三角形黄蜡石。张兄没有拣到黄蜡石,但拣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褐红色的奇石,也笑得合不拢嘴。

张兄提议:“到河滩去拣,兴许有更大的收获。”我们离开麦田,走300多米就到了河滩。这一片河滩是凤阳河的上游,河床开阔,水流很小,到处是五彩斑斓的鹅卵石。

我们心无旁骛地拣石头,忽然旁边传来说话声,原来是几个年轻妇女在河边掐圆叶菜,还有一对儿七八十岁的老夫妇在繁茂的草木间拾柴火……看着如此静谧的乡村风景,我想,不同的人各有所求,这就是生活吧。

啼笑皆非

掉页的“字典”

□赵军红

晚上,孩子放学后在房间里写作业,我在厨房做饭。

过了一会儿,孩子问我:“妈妈,悬崖的崖字怎么写?”我跑过去给她说了说。刚过一会儿,她又问:“妈妈,勤劳的勤字怎么写?”我再次跑了过去。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,我终于忍不住了,拿着锅铲跑到客厅里,冲着她大吼:“不知道!不知道!你怎么这么烦人啊!能不能自己查一下字典啊!”

女儿看着我,扑哧一声乐了:“妈妈,你就是一本活字典,我干吗还要自己翻啊?”这话我爱听。“只可惜啊,妈妈你是一本掉了页的活字典,因为有好多字你也不认识,我还得自己查!”